

生活感悟

世界杯的永久魅力

□ 高中梅

世界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那么,世界杯到底有什么魅力,值得亿万球迷为之倾倒呢?

世界杯的魅力在于竞争奔放。在由十一人组成的战斗集体里,队员们要经过多少次的艰难攻防,无情对抗,长距离、不停顿地奔跑、抢断、跳跃、冲撞、夹击、包抄,一次又一次被踢倒了,爬起来,又被踢倒,再爬起来,有时简直是浴血奋战。机会失掉了再创造,创造了又失去。在场的人们,忽而上天堂,忽而下地狱,忽而为胜者狂欢,忽而为败者鸣冤。一个平时心情平和的人,也会被这种变幻不定的气氛弄得焦躁不安,甚至歇斯底里。

世界杯的魅力在于释放情感。德国和墨西哥的小组赛最后以0:1的比分爆冷收场,或许这个结果令人意外,但墨西哥人的确踢得不错,要不是他们脚下留情恐怕比分还要更大。这是属于墨西哥人的胜利,能够战胜卫冕冠军德国这样的超级强队,无疑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刻。比赛结束,球队的头号球星小豌豆难掩内心激动,落下了男儿的英雄泪。或许,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,承载了庄严的历史感,还压缩着民族的厚重情绪。

世界杯的魅力在于张扬个性。每个球员



都个性十足,球迷的心情也随现场局势的变化起伏跌宕。梅西与C罗孰强孰弱?这是世界足坛最大的热点话题,国际足联称,梅西和C罗这两位球星已经轮流坐庄,统治了国际足坛整整十年。C罗以一场帽子戏法一个人逼平了强大的西班牙,第二场星光再现又打进全场唯一进球,期待C罗继续保持状态,带领葡萄牙在世界杯赛场走得更远。而梅西则迷失在冰岛和克罗地亚的人海防守中,关键时刻还罚丢点球,但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,带领阿根廷冲出重围,惊险出线。

世界杯的魅力在于充满变数。德国、哥伦比亚等强队都在首轮失利,而巴西、阿根廷

也纷纷被逼平。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,一切都有可能,难以预测,出乎外界意料的足球赛。其实,世界杯上的比赛,远不止于胜负与成败,它牵动着一个个家庭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情感和喜怒哀乐,对抗与胜负、顺境或逆流、现实与梦想,都在世界杯赛场上得以充分展现。正因如此,球迷们才如此热爱世界杯,为它等待、为它痴迷、为它疯狂。

世界杯的魅力就在这儿了:没有谁是铁定的老大,也没有谁因为名气大就铁定能赢。有时,我更愿意读这样一个故事:1942年,纳粹德军占领乌克兰的时候,曾经逼迫基辅迪纳摩队的球员和希特勒的卫队来一场友谊赛。赛前他们收到警告:“如果你们敢赢,就死定了。”于是一开始,在恐惧与饥饿的折磨下,他们只好准备输球。不过到了最后,他们无法抗拒尊严的号召。球赛结束,十一位球员穿着队衣在悬崖边上被处死。直到今天,他们的纪念碑还是乌克兰人民的圣地。

世界杯的魅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其中,球迷们能够彻夜狂欢,举杯痛饮,为自己喜欢的队伍加油,为自己喜欢的球星呐喊助威。人生能有几回世界杯?这问题或许有些残酷。四年一次的轮回,成了生活的调味品,可以是尽情挥洒汗水的青春,刻骨铭心的热恋,还可以是一生的挚爱,无怨无悔!

□ 雨凡

我们院子里有很多老人,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老人。

唯有这位老人,唯独让我印象深刻。她应该有八十多了,头发雪白耀眼,修剪成利索、清爽的短发,每次都梳理得一丝不苟。身材胖瘦适中,经常穿着纯白或带淡花的、合体素雅的衣服,一尘不染,赏心悦目。眉目依旧清秀,几乎感觉不到皱纹的突兀,神态慈祥、安宁。走起路来目不斜视,腰板挺直、不疾不徐、气定神闲,很具大家风范。有时她还拄着一根暗褐色精致的拐杖,戴着一副宽边墨镜。不管周围有没有人在,她脸上总是流露出爱意浓浓的微笑,散发着圣母般慈爱的光辉……

我几乎没有和老人单独说过话。但每次偶遇,我都会感受到老人带给我独有的温暖、平和、优雅、大气,内心不由对她升腾起一种敬意来,忍不住频频回头用目光追随她的身影。

■ 朝花夕拾

老人

在我看来,这位老人独特的魅力和风度,包含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睿智,历尽千帆的荣宠不惊,风雨过后的云淡风轻,世事洞明的豁达博爱……

这样的老人不会让人感觉到“老”,苍苍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是光阴赠与她最美的饰品。如果说妙龄女郎是一朵娇艳欲滴、芳香四溢的花儿,那么这样的老人就像一颗历经岁月磨砺的珍珠,愈发熠熠生辉。她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,还有内心的沉思。

和震撼。让我不由自主想起杜拉斯的话:“你年轻时就很美,但和以前的你比起来,我更爱看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。”

谁说美丽只是年轻人的专利?朋友圈有一句流行的话是“愿我出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”,但更令我钦佩、感动的是,“我已走过一生,归来依然美丽,心怀爱意。”

我也想这样地老去。



■ 红男绿女

毕业那抹淡淡的忧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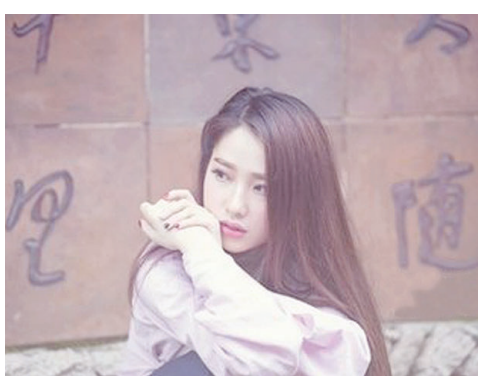
□ 韦秀琴

校园那急促的脚步声渐渐稀了下来,那匆匆忙忙的背影也渐渐慢了下来。每天擦肩而过的小草变得亲切起来,它们齐刷刷地长在回宿舍的小路上,看着太阳慢慢升起,阳光洒满每个角落,又看着太阳落下去,看着太阳慢慢收尽散乱的一缕缕光。春夏时候,它们也像我们这些奔向考场的学子充满蓬勃的生机。三年了,我们只顾着那本厚厚的练习册,只念着那红红的分数,遗忘了这默默陪伴自己的小草。

想到这里,眼角不知不觉湿润了。不远处,一棵棵亭亭玉立的小树在默默地看着自己。想到三年前,它们才是长到自己肩膀的小小树。现在它们却高出自己几个头了。每天自己都抱着一本画得密密麻麻的书从小树旁穿梭而过,它们看到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学习,也在暗暗使劲。它们不想比我们落后,也许我们回到母校的时候,它们已经长成粗粗的枝条,披着茂密的叶子,还可能开着细碎的花朵,芬芳着整个校园。学弟学妹们正靠在树下,静静地写着,默默地写着。那是小树最骄傲的时候。

老师的背影依旧匆忙。他们总是那副姿势:抱着一团厚厚的作业本匆匆往办公室赶,也许是怕不小心将作业本弄丢了,微微弯着腰紧紧拢住。久而久之,腰便那样微微弯着;或者手握一本书,边走边看着,生怕有什么问题被遗漏了。看着如此熟悉的背影,心里总是涌起微微疼痛。

多少次我们偷偷把作业本收起来,不交给老师,因为贪玩,没能及时完成,害得老师亲自监督。多少自习课我们伏桌而睡,以致老师来布置作业,我们竟全然不知。特别是刚刚大学



毕业的英语女老师,顽皮的我们却跟她顶嘴,弄得她流下眼泪。

三年了,老师多少谆谆教诲,老师多少严厉而鼓励的目光,像是一阵阵和风细雨,化解心中多少困惑多少怯懦。就像校园里的一棵棵小树慢慢长大。

想想跟自己一起来到这所学校的年轻老师,稚嫩的脸上写上一丝丝老成,不再那么活泼那么爽朗。语调里隐藏着多少深沉,多少思考。

自己的翅膀长长,长硬了。像一只对外界充满好奇的小鸟,拍打着翅膀,想飞过那高山,想飞过那大海,寻找那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地,自己的心在不停地飞翔。

老师们站在那棵正在茁壮成长的树下,用祝福的眼光看着我们,充满着期待。渐渐地,他们站成一棵棵知识的大树。许多辛勤的小鸟筑起鸟巢,孕育着自己丰满的理想。

那棵大树是那么温暖舒适,多么令人留恋呀!也奔向那前程,远方是灿烂的阳光,还有丰富的食物。但一颗赤热的心仍不停地想念这棵大树。

别了,亲爱的球场!课余时间,总是三五成群相约到这里。圆溜溜的球在手中转,像流星一样在你我之间传。尽情地奔跑,欢快地跳跃,总是你追我赶。学习的劳累在这一跳一跑中慢慢消失,身体轻松惬意!休息之后,精力迅速得到恢复,又可以投入紧张的学习之中。球场真像是体能补充恢复站,在三年的生活中不断地补充着。

别了,亲爱的食堂!早上睁开双眼,肚子咕咕直叫,迷糊的头脑中闪入的便是那香气扑鼻的食堂。那香喷喷的炒饭,那软绵绵的馒头,都是那么充满诱惑!每天中午和下午,当最后一节课的钟声敲响,把头从深深的书堆里抬起,眼睛便不由自主地往食堂方向望去。仿佛看见工友们刷刷地打菜动作,仿佛听到了食堂里人潮涌动的笑声。

那是能量加油站。每天天还没亮,食堂里便响起叮叮当当的切菜搬饭的声音。辛勤的工友们为了让同学们能吃到可口的饭菜,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便开始了工作。洗菜、切菜、炒菜……一切都在同学们的睡梦中做完,让同学们吃好,去迎接艰苦的学习生活。难忘那朴素的工友们。

“祝你一路顺风……”,歌声已经响起。迈着沉重的脚步跨出校门,总是忍不住回头望着,舍不得朝夕相伴的一草一木,一人一物。

□ 穆明祥

在我的老家,孙辈们把自己的奶奶叫婆。我婆姓甚名啥,至今我都不知道,只知道我爸叫我妈、我婆婆、邻居们都喊她“穆家姨”。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,每个人都有身份证、每家都有户口本什么的;老人们也不需要去办什么事,因为领取东西签个名啥的,所以,我就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喊过我婆的名字,也没有见到过有人写我婆的名字。况且,在那个年代,家里老人的名讳也是轻易不许其他人随便乱叫的。

我母亲生下我60多天就过世了,过世时她年仅19岁。我是在既当母亲又当婆的奶奶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。记得在我长到10岁左右时,还学着我爸把我婆叫“妈”。由于我婆对我很是娇惯,幼年的我我很是调皮,经常惹是生非,做一些令人头疼的事,家里人跟着受了不少的累,给左邻右舍的赔了不少的不是。

我婆的一生,像当时那个年代里的人们一样,吃了不少的苦,受了很多的累。尤其是经历了几次大的生活困难时期,如中华民国18年(1929年前后)、上世纪60年代等几次极其严重的灾年。可以说,我婆的一生都是在极其困难的生活境地中度过的。虽说自我出生后至我婆过世的近20年里,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,我家自然也不能例外。但是,不管生活多么艰难,我婆总是想办法让我吃得好一点,穿得暖和一些,不让我受些许的委屈,尤其是不让任何人欺负我。我婆经常对我说:“我的大命(指我母亲)换了个碎(家乡土话,小的意思)命(指我),只要我有一口气,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!”因此,不论是亲戚还是邻居,对我这个“苦命的孩子”都是让着点的。我婆生活节俭,饮食随便。衣服也是新三年、旧三年、缝缝补补又三年地穿。虽说衣服破旧,但补得很是熨帖,洗得也很干净,穿得让人看着舒服。我婆虽说是个“三寸金莲”的小脚老太婆,但身体一直都是很硬朗的,且腰不弓背不驼,走路来也很利索。家里的吃喝拉撒,洗洗涮涮,都是她一个人来操持,总是把我们全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,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津津有味。虽说当时家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,一年里分到的粮食很难满足全家人一年的食用,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生活境况下,她总是能够精打细算,做到细水长流,从未有过让我们断顿的时候。我婆

□ 凤仙苗

我从山村走来,是高考,帮我摆脱了困境,改变了命运。

我家住鲁中山区的农村,父母都是老实巴脚的农民,由于兄弟姐妹多,家庭非常贫困。1982年9月,已经23岁的我,才刚上高三。在父母的张罗下,经媒妁之言,我和本村一位叫红的姑娘定下了亲事。红她爹在家里开了个豆腐坊,平时做些豆腐,让红推到街上卖,家庭比较富裕。对这亲事,起初我并不在意,可一见到红水灵俊秀的模样,也就动了心。定亲以后,红只要经过我家门口就放下两斤豆腐,还说让母亲油炸后给我捎去。准岳父大人对我也是钟爱有加,只要听说我回家,就会跑过来嘘寒问暖,还送些钱当作零用,叮嘱我一定要考上大学。

或许是定亲干扰了我的精力,平时成绩优异的我,成绩逐渐下滑。高考成绩一出来,竟然名落孙山。尽管这样,我也没太当回事。毕竟,那时我们全村也没一个考上大学的。因此,看完成绩后,我就打算回家娶妻生子了。

意料之外的是,知道我落榜的消息后,红她爹风云骤变。那天与他相遇,我亲切地喊了声“叔”,他像根本没听见,理也没理,转身远去。我尴尬地站在那里,老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,不知哪里得罪了他。

那天晚上,父亲接连抽烟,唉声叹气:“孩子,你这一落榜,恐怕婚事得黄啊。”我却不以为然地说:“爸,哪能说黄就黄啊。”其实,我也在暗自琢磨:是呀,红老长时间没来送豆腐了,偶尔碰见也是躲躲闪闪的。

没过半月,父亲的话果然应验了。红她爹让媒人来退亲,还把订婚时我家赠送的手表送了回来。父亲默默地听着媒人把话说完,木然地把她送出家门,然后把门一关,蹲在地上,再不做声。而母亲,此时已是痛苦失声。要知道,我是家里的老大,下面还有3个弟弟。那年,二弟已21岁,也到了提亲的年龄。我要是一耽擱,说不定都得打光棍。

此后的几天几夜,父母几乎没睡个囫圄觉,都在叹息与泪水中度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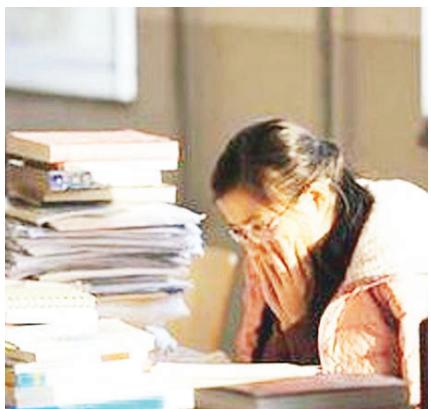
刻骨铭心的两次高考

■ 岁月悠悠

过了没几天,好事的邻居大嫂跑来说:“红他爹在街上说了,当初看上青,是指望他能考上大学成条龙,哪知道他是条虫呀!”听了大嫂的话,我们全家都默不作声。那天晚上,在昏黄的油灯下,父母反复商量,最后做出决定:勒紧腰带,供我复读!我也在心里暗自发誓,一定要考上大学,让红她爹看看。

困境真的能激发顽强斗志。回到学校后,我放下杂念,刻苦攻读。那一年,我每天起得最早,睡得最晚,休息时间不足5个小时;那一年,我的体重由112斤跌到96斤。奋斗之后的收获让人欣慰,1984年初秋,我以全区最高的成绩考上了聊城师范学院。

好消息像长了翅膀,迅速传遍全村。第二天,没用媒人出面,红她



爹一大早就跑到俺家,先是道喜,然后说出想破镜重圆的意思。父亲抽着旱烟,端庄地坐在那把破太师椅上,果断地说:“兄弟,这事我做不了主!”听了俺爹没有余地的话,红她爹只好无趣地离开。

大学毕业,我先是分到县城教书。与大学同学英子结婚生子后,又从从事教育行政工作。现在,二位老人在我家安度晚年。几个弟弟也都成家立业,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
又到高考季,就又想起曾经苦苦奋斗的日子。只是,那过去了的都成了生命里美好的回忆。

的口头禅是:“晴天防雨天,好年防灾年。”记得每当在生产队分到粮食或洋芋什么的,她总是通过筛选,把颗粒饱满和品相好的粮食或洋芋储存起来,把糠秕的和有伤的粮食或洋芋先吃掉,避免造成浪费。特别是在家里口粮短缺的时候,她总是把稠点的让我和家里人吃,自己喝点稀的或就些野菜来充饥。这样的事,对她老人家来说算是“常态”。

我婆虽不识字,但人很精明。尤其是我婆的贤惠,不啻体现在家里,而且是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。她从不予人发生口角,而且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、接济别人,有时还会受人之请去帮人家说和家事,所以很受村人的尊敬,也可以说在村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。我小的时候,家里主要的佐食品是浆水酸菜。我婆做得一手好浆水,其味道清香扑鼻,很受隔壁邻居的欢迎。故而,隔三差五,就会有人来我家要浆水。那时



■ 难舍亲情

我婆

了病,就把她的命给要了。那是1971年的初冬,大概是农历辛亥(猪)年十月的中旬,自打病倒后,不吃不喝,也不知道饿,当然也很少大小便,不叫痛不叫痒,呼吸平稳,意识还算清楚,只是很少说话——好像是自病倒后就不能说话了。人们都说是“老病”看不好,也就没有怎么治(也没钱治)。就这样艰难地在土炕上苦熬了50多天,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……那时她正好鹤龄80,我也刚从初中毕业。现在算起来,也有47个年头了,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!

我母亲过世时没有给我留下她的照片,我至今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。好在,我婆生前给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礼物——她的遗照。照片很小,是两寸黑白的,我参加工作后便请人进行了翻拍、放大,洗出后多年来一直保存在我的书柜里,不时地拿出来看看,以慰怀念之心。